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目録

卷二

高士傳

竹器

槎頭縮項鯿

玉鏡玉㞡

呼鷹臺

龍種來歸

千頭木奴

拜龐德

三公峯

冠蓋山

鄴侯家傳

青青東門柳

德宗儋耳龍

六合大同印

枕天子膝睡

中和節　盧杞小心

鞋者諧也　燒梨

懶殘

名臣傳

王旦　王曾

寇準　晏殊

丁謂　趙稹

石延年　蔡齊

類說卷二

宋 曾慥 編

高士傳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易有束帛之儀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故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史班之書多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蘇順叙高

士或録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徳而贊其事哉謐採古今人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録也皇甫謐撰

九龍井

李耳著上下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著子故號其書曰老子亳州南宫九龍井井前有昇仙檜

老君煉丹井井北虛無堂石壁鐫道德經咸通以後

干戈亟五十年喈無燒毁老君靈應也

桓公五往

小臣稷者齊人也桓公三往不得見嘆曰布衣之士

不輕爵禄則無以助萬乘之主於是五往乃得見

屋埃墜飯中

顔回者孔子絶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一石炊於壊

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回爲竊食入問

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回曰疇昔予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埃墨墮飯中欲寘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矣太史言回年二十九而鬓白早卒惟家語三十二歲若二十九當定公七年去厄陳十四年回實未卒當以家語為正

門外車馬跡深

陸通字接輿楚王使使聘曰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妻從市來曰門外車馬跡何深通曰王遣使持金百鎰令治江南妻曰妾事先生躬耕以食親織為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肥濃將何以待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從之違義不如去之於是變易姓名遊名山食菌櫨實服黃精隱居於蜀峩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

容膝之安

陳仲子字子中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入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斜其被

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弔見屍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為謚妻曰謚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蓋形何以謚為康乎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為國相而辭不為是有餘貴君賜粟而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四皓作歌

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髙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逺吾將安歸駟馬髙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

摯居士

摯峻字伯陵隱𠩄山司馬遷致書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伏惟才能絶人髙尚其志氷清玉潔不以

細事累名然未盡太上所由也峻報曰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吝遠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偽守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二人自是各從所欲遷果以悔吝被辱峻卒於岍岍人立祠號岍居士

吾病耳非不足

嚴遵字君平賣卜成都市蜀有富人羅冲問何以不仕遵曰無以自發冲為具車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

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尚有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慚遵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君房素痴

嚴光世祖以安車聘之侯霸使掾侯子道奉書霸戒

予道曰予陵素高而陵宜畀體下之光發書曰君房素痴今為三公小小善否予道曰位居鼎足不痴也公閑先生至即欲詣廹於典司是以不獲光曰卿言不痴此非痴語耶天子三徵我來人君尚未見况人臣乎我手不能書以床邊牘板與予道削書之光口喻數語予道曰書何大少可以益也光曰何可益乎

渡海遇風

管寧渡海遇風同行皆没溺寧船獨存咸云積善所

致

逸士傳

一瓢

許由居箕山唯有一瓢酌水掛于樹枝風吹瓢鳴以為煩擲去之

居士屩

蜀隱士朱桃椎以草屩為業以屩置路隅人識之曰此朱居士屩也以米易去

百結衣

董威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為衣號百結衣

生女灸面

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云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

豨入豕柵

豨入豕柵議擇食曰肥豕不度臛相與食其瘠者

襄陽耆舊傳

精䰟為芝

楚襄王遊雲夢夢一婦人名瑶姬曰我夏帝之季女封於巫山之陽臺精䰟為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牽羊壇

襄陽有牽羊壇刺史初至必牽一羊繞壇以其遭數驗臨州之年晉文帝為刺史行六遭不止彊止之果八年而後遷

竹閧

辛宣仲居士截竹為罌以酌酒曰吾性甚愛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

槎頭縮項鯿

漢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為刺史作六櫓船置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

玉鏡玉扆

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塚獲玉鏡玉扆又得古書青絲

簡編

呼鷹臺

劉表為荆州刺史築呼鷹臺作野鷹來曲

龍種來歸

龎煥去官還鄉里人曰我家池裏龍種來歸

千頭木奴

李衡作宅種橘千株臨終勑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

可以不貧

拜龐德

諸葛亮拜龐德公于牀下公殊不令止

三公峯

岑山東三峯名三公西九山名九卿次名山主簿

冠蓋山

漢末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侍郎三尚書六刺史朱軒髙蓋會山下因名其里曰冠蓋里山曰冠蓋山

鄴侯家傳 泌子繁作皆稱先公今改作泌

青青東門柳

泌幼警敏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宴必憔悴國忠訴于帝帝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者為譏朕可乎

德宗儋耳龍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有父老曰太孫乃儋耳龍何畏賊乎

六合大同印

肅宗在靈武鑄印徵兵其文曰六合大同

枕天子膝睡

泌謂肅宗曰臣絶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京城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

五不可住

肅宗既還京師泌辭去云臣有五不可住臣遇太早

陛下用臣太重恩太深功太髙而跡太竒力辭果去

沓紊前奏事

泌與肅宗夾鑪而臥懇求退曰今陛下以隅鑪為遠此時不得請他日香紊前奏事豈復可得乎

茶詩

皇孫奉節王煎茶加酥椒之類求泌作詩泌曰旋沬番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琉璃眼奉節王即德宗也

端居室

泌得請於衡嶽隱居詔即所居營端居室

鏁子骨

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行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既長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鏁子骨

八公詩

有隱士八人衣冠甚異來過泌數日言仙靈事無不

至臨去嘆曰俗縁竟不盡可惜其心與骨泌求隨去曰不可須與他為相十年出門不復見於是作八公詩記其事亦不知為真仙歟山精歟

函內黑石

有隱者擕一男六七歲來云有故須南行值此男痢疾既同是道者願寄之仍留一函子曰若疾不起以此葬之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得遂去八九日而殤以其函盛葬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不回試

發其函惟一黑石四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眞煉形年未足化為我子功相續丞相葬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

後召以銀為信

代宗欲相泌元載令其黨排毀百端帝不得已出泌為江西觀察判官曰後召當以銀為信後路嗣恭代魏少遊為江西觀察使載與路書云泌亦莫令在南亦莫令在北路奏泌為虔州别駕明年春勅下除銀

青光禄大夫及見上喜甚曰别卿八年方處置得此賊亦幾落其計再與卿相見何慰如之頼東宫仁孝發其謀不然不得見卿矣對曰往年已具奏大臣若陛下以為不可即去之需事之賊皆由含容大過使之惡稔至是上曰卿知三品以上皆是賊半且面屬卿而去乃取載意奏卿為虔州别駕云卿意欲之其欺朕如此且平嶺南進琉璃盤面濶九寸朕以為寶乃破載家得一尺面者乃其所寄非賊而何

門匠

唐時運漕自集津上至三門皆一綱船夫併牽一船仍和僱相近數百人挽之河流如激箭又三門常有波浪每日不能進一二百船觸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渦中更不復見上三門篙工謂之門匠悉平陸人為之執一標指麾以風水之聲人語不相聞陜人云自古無門匠墓言皆沉死也故三門之下河中有山名米堆穀堆每綱上三門無損傷亦近百日方

畢所以漕運艱阻

醉人為祥瑞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以為祥瑞

宰相不可分職

德宗既相泌令與同列分職泌曰宰相代天理物補衮之職不可分也至於給舍乃分司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平章事當共之若各司其局乃有司也焉得

謂之相帝從之

年號貞元

德宗初議改元帝謂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乃改號貞元

郎官乘蜀馬遺補騎驢

德宗聽泌言始加給百官俸料初京師街衢乘大馬者行路之人皆識其名位乃給舍丞郎大卿監以上否則貴臣及方鎮子弟郎官皆乘蜀馬遺補或騎驢

加料兩月後郎官盡乘大馬及有從馬矣

李晟功與郭子儀異

初李晟將建家廟准令二品以上祀四廟有名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三廟三品以上不須兼爵時泌以為四廟非古且禮有隆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古制也上許立五室但祀四代空始祖之室待後五代孫祀既祧諸主以晟為始祖不祧之室可也意令功臣有遠長之圖馬燧曰郭尚父亦只立四廟泌曰李

晟功與郭子儀異至德收復玄宗雖幸蜀肅宗自靈武至鳳翔時先皇為元帥親總戎行外藩及諸道之師共十餘萬子儀自同州來會戰只朔方節度耳戰勝收復回紇及四鎮之功多晟之收復也陛下再幸梁洋旁有懷光以朔方之强又反諸道已抽兵回者收復之日渾瑊在咸陽亦不來會其時又無元帥駱元光等皆有所統率也此乃克復全在於晟子儀豈可比哉上曰誠如卿言於是許立五廟而空西室

受獅子百枚

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誣妄且云卿受嚴震獅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貧何處有如許金又人家用一百個金獅子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卿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遂敢誣罔故處置之

註論語

泌加集賢學士奏曰論語是聖人之言弟子記之而篇序之名多不近理且甚錯雜何晏集觧又多舛誤臣少欲編次註釋而未暇今加學士樞務稍簡欲成素志上曰朕幼好論語以其篇名淺近註釋又踈有意與碩儒為之卿先有此請即為置一講論殿殿成與卿日夕討論泌曰未可上曰向前帝王好用臣下著述為御製朕意不如此自幼讀書頗有義性今欲同商量撰註朕義長則註稱御製卿義長則稱臣曰

令後代知君臣同心精於古訓一時盛事非欲占卿義也泌曰陛下睿聖天縱生知當合堯舜宣尼祖述堯舜者也臣識見淺短方欲解釋七十子之言豈憂占臣義乎所言未可者見梁武帝侯景及周軍至猶講老子不輟故庾信賦云縉紳以干戈為兒戲宰衡以清談為廟畧高貴鄉公與鍾繇等較量精義何救於敗今吐蕃刼盟其屯集去京無五百里陛下乃與臣講論恐邊將懈怠且為後代所笑臣忝學士偶成

夙志則可君臣同註乃是不急之務願待理平後圖之上曰卿凡事精深如此可謂真宰相然卿亦未得便自註終待平定後與卿同爲之於是乃止

中和節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會而上巳與寒食往往同時來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無公會矣欲於二月創置一節何日而可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後雖是花時與寒食相值又近晦日以晦爲節非佳名也二

月一日正是桃李開時請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其日賜大臣方鎮勲戚尺謂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穀菓實相問遺謂之獻生子醖酒謂之宜春酒村閭祭勾芒神祈穀百僚進農書以示務本上大悅即令行之并與上巳重陽謂之三令節中外皆賜錢尋勝宴會

盧杞小心

泌謂盧杞姦邪德宗稱其小心泌曰小心乃姦臣之

態

鞋者諧也

泌未相時宿内院旦杷竊泌鞋送帝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為敬諧事且諧矣

燒梨

泌絕粒肅宗自燒二梨以賜潁王請聯句為他年故事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次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

拱帝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

懶殘

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懶殘泌察其非凡人也中夜前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煨芋以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名臣傳

王旦

王旦字子明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

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後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王曾

王曾字孝先真宗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臣領使以曾為景靈宮使不拜忤旨罷參政呂為宰相真宗彌留之際沮明獻臨朝之議請太子監國明大義以安社稷天下賴焉

寇準

寇準字平仲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之句時以為若得用必濟大川後通判鄆州召見太宗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為朕决一事東宫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欲廢之則宫中自有兵甲恐因而召亂準曰請東宫於某處攝行禮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黄門力耳上以為然及東宫出因搜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東宫

服罪遂廢之立章聖爲太子景德初拜相會契丹寇
澶淵大臣議宜圖西南之幸凖曰王欽若江南人故
請陛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乃請
親征大敗契丹至今講和者凖之力也嘗會食中書
有羮汙鬚丁謂與拂之凖曰君爲參預大臣而與官
長拂鬚耶章聖倦政謂迎合太后臨朝之謀凖奏曰
太子睿德足以任天下之事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
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明日謂之黨以不軌

中準坐是罷相貶雷州司戶道出公安剪竹插神祠前曰準心若負朝廷此竹必不生不然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後范仲淹作藥石詩言準無辜上將復其位其月死於貶所天下以比魏鄭公狄梁公

晏殊

晏殊字同叔七歲能文章判南衙時章獻太后以微時得幸張耆有力天聖中太后以耆為樞密使殊曰朝廷雖乏之賢亦宜中材處之如耆者但富貴之可

也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僕隸出守南京召為參政太后謁太廟欲衮服殊言周禮有王后服不可亂其法度慶歷中為宰相及葬賜碑曰舊學之碑

丁謂

丁謂字謂之天禧中拜相充章聖山陵使與押班雷允恭擅移陵域事敗貶崖州司戶在朱崖教民造屋日賦一詩號知命集嘗以家財數萬與士人商販不取利其人問所欲謂曰欲煩齋家書至洛陽乃作陳

情表與家書令之寄西京留守俟有中貴人到洛與留守同宴即投之君當收下獄後有酬賞其人如教留守得書大驚不敢拆遂奏之其表叙册立之功曰臣有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上釋其人厚賜遣還

徙謂雷州諫官劉隨曰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嗣君固合取彼頭顱置諸郊廟初為布衣時遇道士曰他日似李德裕而稍優果如其言

趙稹

趙稹字仲徵為益州路轉運使天聖中上殿上曰先帝時詔益州市錦六千疋時有姓趙者知州止市千疋還是卿否稹曰是未幾大用

石延年

石延年字曼卿真宗曰朕知卿有才久矣但聞卿好飲酒恐醉不能了事延年曰臣非好飲酒蓋以自釋耳然臣雖醉其於臨事愈於不醉之人

蔡齊

蔡齊字子思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菜齊上見其姿狀堂堂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事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言貶黜猶輕歐陽修上書救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黜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不肖

指若訥也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師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點鄉軍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得為農上以四路都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恊謀必欲收復靈夏横山之地邊上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

大懼遂稱臣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修真宗實録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惟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景祐中拜相星變地震堯佐上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林位在臣下其變皆臣之責上章求罷出判鄭州薨謚文惠兄堯叟終平章事弟堯咨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兄弟貴盛當世少比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

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堯咨精於弧矢天下謂之神射自號小由基

狄青

狄青字漢臣時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人呼為狄天使上覩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狄萬之稱以一足以敵萬也初青在軍伍間韓魏公范文正一見皆稱其有將相之器

果能爲國立功爲時名將及討儂賊回稍自矜大而禁旅多附時議頗疑之

謝絳

謝絳字希深章獻臨朝日久頗信方術之士出入禁中絳上言此皆左道亂政之本自古衰亂之世女謁用事方有此等事又引褒姒滅周以諫廢郭后皆合經旨擢知制誥文章有元白風爲郡務在教化時以比杜詩

鄭戩

鄭戩字天休除知開封府府吏馮元者姦巧通結權貴京師號為立地京兆尹戩窮其罪流於海島後移守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辰植勁栢於雪霜更觀晩節上稱誦者數四代范仲淹為四路招討置府於涇嘗慨然慕郭代公功業元昊擁衆臨黑山戩勒兵廵邊趨蓮花堡時天寒風勁置酒高會旗幟絳野鈹鼓聒天敵衆十萬相顧不敢動元昊曰我

已遣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其畏如此

石介

石介字守道徂徠山人也文章學術天下宗師皆呼為徂徠先生著宋頌十篇猗那清廟無以加也慶歷三年天下所謂賢士大夫必用於兩府侍從臺諫之官宋之用人於茲為盛介作慶歷聖德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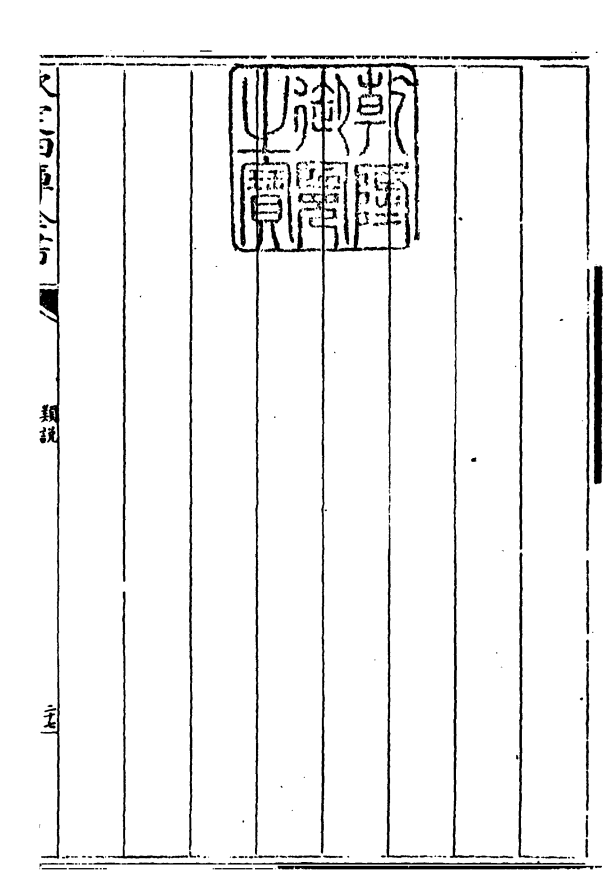
杜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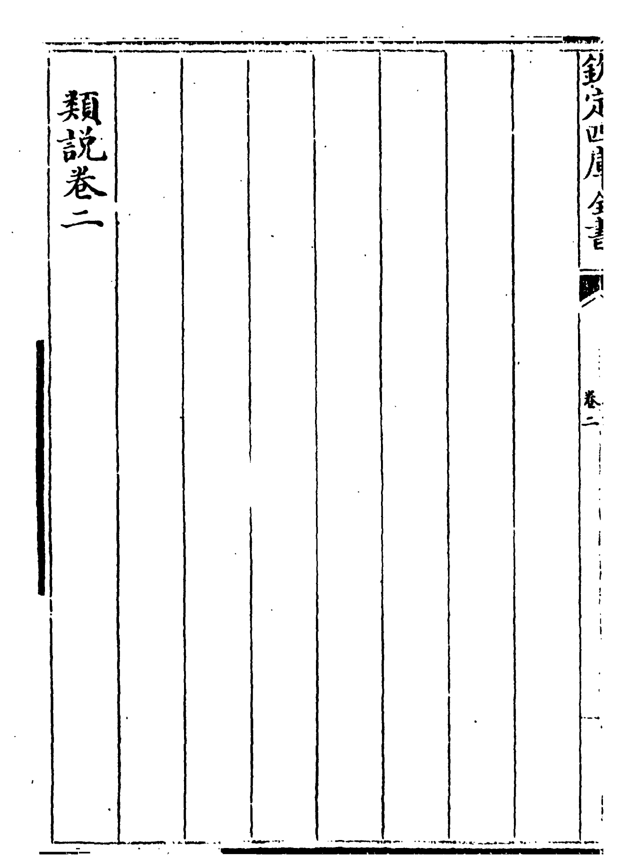
杜衍字世昌慶歷四年拜相力止內降之弊時有權

要干請者上曰朕内降不難然宰相衍公正介執必不出勑或有不得已而降旨衍皆收之俟及十數即封還之上嘗曰衍助我多矣然權幸交惡之未幾罷相初衍既貴有女其夫人憐之必求佳壻衍以文章器業為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妻之及衍在中書權幸欲去之以舜欽監進奏院市故紙監臨自盜除名以撼動衍衍亦以此求退

王質

王質字子野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質時知開封府出餞東門或曰何為自陷朋黨質曰昔徐誨不負楊臨賀今質願附范饒州慶歷中杜韓富范諸公在兩府名士並布臺諌於是道不同者有朋黨之論既而諸公皆出外補而蘇舜欽輩以酒食之過下獄竄逐質大慟曰天下所以治者衆賢扶持之今賢者日退此可憂也人世一頃耳吾不樂在於世矣遂以憂憤而卒質以七月二十六日生以是日卒人皆異之


乾隆御覽之寶



類說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陳賓

類說目録

卷三

列仙傳

修本草　與汗漫期

一日九餐　白石為糧

採百草花　碧落侍郎

十二玉壺　女荅老翁

一人作千人　赤丸起火

泥馬　石髓

乘赤龍　肘後丹經

劉安登仙　九節杖

未央丸　月中人帶甲

能理民則馴虎　李常在

唾盤成鯉　縮地脉

仙术　龜杯

一木上破天

續仙傳

漁父詞　踏踏歌

掘枸杞　空中聞打麥

飯粒成蜂　仙臺郎

青雲芝

王氏神仙傳

總真真人　聞道易修道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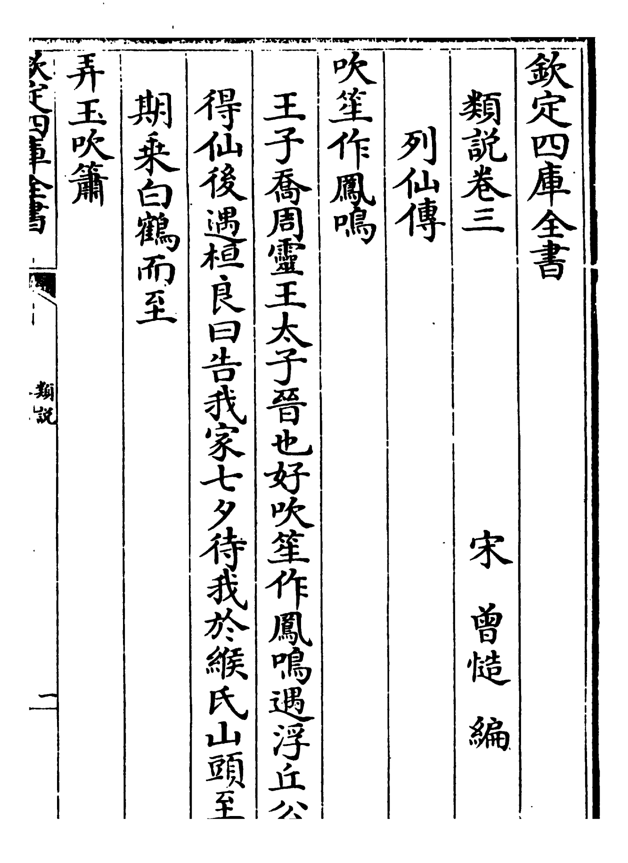
養神芝　澤瀉丸方

服黄連　主簿花

未央　王喬有三

胎息術　水母

高道傳



類說卷三　　　宋　曾慥　編

列仙傳

吹笙作鳳鳴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

得仙後遇桓良曰告我家七夕待我於緱氏山頭至

期乘白鶴而至

弄玉吹簫

蕭史秦人善吹簫秦王有女名弄玉好之遂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至其室乃作鳳臺居之一夕吹簫鳳集乘之仙去乃作鳳女祠

尋偃月子

許碏徧遊名山所至題云尋偃月子到此作詩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書於酒樓乘雲而去

金牀玉几

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絶中有金牀玉几

負局磨鏡

負局先生隱於磨鏡

玉女洗頭盆

華山絶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

稷丘君

泰山下道士稷丘君遇漢武帝東巡擁琴朝謁

行玉子之術

太玄女行玉子之術鬢髮如鵶

玉城瑤闕

舜游南方有國曰揚州入千龍之門泛昭回之河有玉城瑤闕曰九疑之都

拔宅上升

許真君拔宅上升惟車轂錦帳復墮

服水玉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呼雞名

祝雞翁居尸鄉北養雞雞皆有名字呼名即至

青鳥

吳真君過大風書符置屋上青鳥銜去風即止

五色烟

甯封子為黄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

烟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能隨烟氣上下

一丸泥封戶

方回為人所刼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更以一丸泥封其戶以方回印印之時言得回一丸泥封門戶終不可開

漢江解佩

鄭交甫遊漢江見二女佩兩明珠交甫悦之不知其神人也下請其佩女解佩與交甫行數十步女忽不見

鈎弋夫人

鈎弋夫人右手拳武帝發其手得玉鈎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後避諱改為弋

神仙傳

五色雲母

衛叔卿服雲母得仙其子名度世徧游山海求見其父一日山中見之與數公博戲坐白石牀度世問博

者為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果仙去

碧藕白橘

周穆王會王母於瑤池食素蓮黑棗碧藕白橘

琴高乘赤鯉

琴高既仙去設祠奉之時乘赤鯉來享

飇車羽輪

崑崙圃閬風苑有玉樓十二玄室九層右瑤池左翠水環以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能到王母所居也

修本草

陶隱居遇仙栢閭曰君之陰功著矣以所修本草用虻虫蛭輩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而去

與汗漫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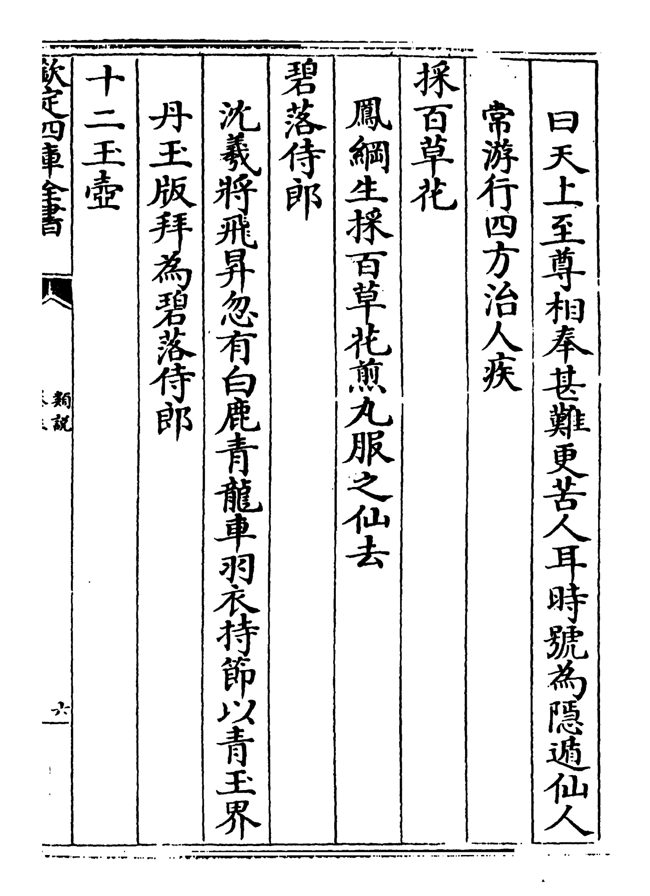
盧敖見一士深目而結喉鳶肩而修頸豐上而殺下踞龜殻而食蛤蟹謂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乃去

一日九餐

青精先生千歲色如童子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餐

白石為糧

白石先生煮白石為糧彭祖問曰何不服藥仙去對



曰天上至尊相奉甚難更苦人耳時號為隱遁仙人

常游行四方治人疾

採百草花

鳳綱生採百草花煎丸服之仙去

碧落侍郎

沈羲將飛昇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玉界丹玉版拜為碧落侍郎

十二玉壺

王遠字方平嘗在蔡經家去十餘年七月七日來威儀如大將軍持玉壺十二皆以蠟封其口遠以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

女答老翁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曰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

一人作千人

劉政有道術能以一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嘘水興雲聚壤成山刺池成淵

赤丸起火

孫博以赤丸投軍中須臾火起更投以青丸乃滅又能引鏡為刀屈之復為鏡

泥馬

章震號玉子能以泥作馬日行千里其弟子號太陽

子好飲酒或問之云晩學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耳

石髓

王烈得石髓按仙經云神山五百年一開有髓出食之壽與天地等烈先服白石煮熟與人味如芋

乘赤龍

茅濛乘赤龍登天先是童謡云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天升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欲學之臘嘉平

肘後丹經

張道陵弟子趙昇七試皆通乃授肘後丹經

劉安登仙

劉安請致術士於是八公往見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遂授丹經安既仙去藥罷在庭雞犬舐之皆仙去

九節杖

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

八百歲瞳子方

李根兩目瞳子皆方仙經云八百歲則瞳子方

九節菖蒲

九疑仙人見武帝云聞有石菖蒲一寸九節可服食故來採耳

二十三處見子訓

薊子訓有道術至京師諸貴人多邀皆許其日日午當往是日二十三處皆見子訓衣服論議如一

作丹

魏伯陽與弟子三人作丹丹成先與犬犬死一弟子與先生同服之亦死二人下山求葬具伯陽即起再以丹納犬及弟子口中皆起仙去

新宫銘

蔡少霞夢人託書新宫銘曰紫陽真人玄卿撰其畧云碧砌鱗差瑤堦肪截珠樹規連玉泉矩洩仙翁鵲立道師氷潔三變玄雲九成絳雪

六甲行廚

左慈召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

分杯

左慈謂曹公曰今當遠適願得分杯飲酒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向

四百歲小兒

李八百呼陟正為四百歲小兒

熟視石壁

帛和到西成山事王君令熟視石壁初一年無所見

二年漸有文字三年得所刻神丹方及五嶽圖

落翮山

王次仲變篆爲隸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次仲化爲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曰無以復命恐見誅乃以三大翮隨與使者始皇因名落翮山

肉芝

蕭靜之掘地得人手潤澤而白烹食之人問何物曰肉芝也

彭祖喪妻

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王母玉環

王母以白玉環授舜并獻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

老子僕徐甲

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老子大驚吐舌眀然故號老明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其僕徐甲約日直百錢自云隨二百年計欠七百二

十萬錢甲詒闕令索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清生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張口向地符出丹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異叩頭請命復以符投骨上甲乃復生

玉女投壺

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每一投千二百梟設有不入者為噾嘘（噾呼監切開口笑也）

彭祖經

籛鏗即彭祖也有導引之術每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其氣雲行體中下達指末尋即體和嘗云上士别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

未央丸

墨子居山遇神人授以素書未央丸長生不死

月中人帶甲

君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

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蓑帶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乃帶甲仗矛耳果如其言能理民則馴虎

郭文得道能馴暴虎晉帝名問其術對曰人無害虎之心虎無傷人之意何術之有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讐民猶虎也能理民則能馴虎

李常在

有人姓李得道居山不老人世世見之不知其名因

號李常在

唾盤成鯉

劉綱唾盤成鯉妻樊夫人唾盤成獺食之

縮地脉

費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

仙术

劉商居山有鬻术者善價得之後異人曰劉君已賜

仙术服之得仙

龜杯

南極子柳融取粉塗杯呪之成龜煮取其肉食之呪其殼復為酒杯

一木上破天

王敦謀逆夢持一木上破天以問卜者許真君時為旌陽令因見敦解曰此是未字晉祚未終公未可動耳

續仙傳

漁父詞

張志和號玄真子甞為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緑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後於湖州刺史顔真卿坐上雲鶴翔集飛升而去

踏踏歌

藍彩和甞著破衫鞶六胯黒木腰帶一脚著靴一脚跣行丐於市歌曰踏踏歌藍彩和世界能幾多紅顔

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来

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

在空際金銀宫闕高嵯峩後於濠梁酒樓騰空而去

遺下衫靴帶并所執大拍板

掘枸杞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一日汲于溪上

見二花犬相趂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

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于峯上雲氣擁之而去

元正食其餘亦得不死因號童子峯

空中聞打麥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徧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為置酒滿瓮道士坐瓮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舍屋雞犬皆去空中猶聞打麥聲

龍宮藥方

孫思邈嘗救一青虵乃龍子也後為龍王召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十道作千金方每一卷內秘隱一方

集賢院酒榼

明皇召張果至問其年壽曰堯時丙子年出既長為侍中帝賜酒曰臣有弟子能飲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而下年十六歲美風姿善談笑帝賜飲一斗不醉果曰不可更飲必有所失又逼飲之酒忽從頂

出仆地化一酒榼乃集賢院物也拜果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

蓬萊隅弱水三十萬里

謝自然問道於司馬承禎唯唯不荅自然嘆曰每登玉霄峯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於是別去入海至一山遇道士問何往曰蓬萊尋師道士笑曰蓬萊隅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飛莫到天台司馬承禎身居赤城名在丹臺真良師也自然復回見承禎乃傳授上

清之法

白雲記

司馬承禎善篆别為一體名金剪書隱居天台玉霄峯號白雲子睿宗召見既歸朝士賦詩送之盈編自號為白雲記

琅玕樹

謝玄卿遇神仙見丹柯碧葉微風時叩五音相節云琅玕樹也又設鳳冠粟龍睛稻素麟脂班螭髓玄洲

白柰空洞靈瓜扶桑丹椹清河文藻又有瓊粭酒桂腦芸英又彈八琅之璈叢霄之笙洞陰之磬奏元鈞歌作回鸞轉鳳之舞

穀父蠶母

三山饑有青衣童子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已收其種矣可相率祈謝穀父蠶母當致豐穰

睡仙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不

蹉跌人謂之睡仙

種瓜

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坐上以酒杯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又能徧身摸出青銅錢投井中呼之即出

毛女

名玉姜以其徧體生毛謂之毛女自言秦始皇宫人秦亡入山遇道士教食松葉遂得道

兩塵

郪人丁約隱於卒伍韋子威師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刧道謂之塵

李八百

李真多蜀人得仙後常游人間約其年八百餘歲號李八百

殷七七

殷七七名文祥每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硃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時鶴林寺有杜鵑花每春甚盛時將重九或謂七七曰汝能令開此花乎七七曰可為九日之玩前二日往宿其下次日花發九日爛漫如春此花平日每開常見一紅裳女子護之及七七欲開此花女子忽至曰妾司此花今為道者相共開之七七嘗一官僚名飲取栗散與娼妓皆聞異香唯笑七七者栗綴于鼻不可脫但聞穢氣須臾狂

舞粉黛狼藉共為陳過栗乃墜七七又能酌水為酒

削木為脯指船即住呼鳥即下

譚峭詩

譚峭詩云練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是無多地祇在譚生拄杖前

烏龍

韋善俊携一犬名烏龍後化作龍乘之飛去

龍牀

韓志和有道術憲宗時獻一龍牀坐則鱗鬛爪角皆動又於御前以蠅虎子數十令分隊舞梁州曲皆中音節

飯粒成蜂

葛玄師事左慈與客對食嗽口中飯皆成大蜂徐徐入口却成飯粒

仙臺郎

侯道華晨起飛在松頂揮手謝衆曰玉皇詔我為仙

臺郎今去矣

青雲芝

羊惜夢入洞府石穴中有物飛出甚長神人曰此青雲芝也

王氏神仙傳

總真真人

王遠字方平明天文圖讖逆知吉凶漢桓帝問灾祥不荅乃題宫門四百餘字預説方來帝惡之令人削

除外字雖滅内字復見墨跡徹入板裏在太尉陳眈家四十餘年一旦日期運當去不得復停三日忽失其尸太上老君賜方平七轉靈符為總真真人領仙士萬五千人東遊括蒼過吳民蔡經家知其骨相合道曰汝應得度世補仙官但少不知道氣少肉多唯可尸解此法須臾如過狗竇中耳經忽身熱欲水灌之如沃焦狀因失其尸後十餘年忽還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作一百石飲以供從官其日果至因

遣人召麻姑姑至年十八九頂中作髻餘髮垂腰既坐各進行廚金杯玉盤麟脯仙饌非人世所有姑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復淺於舊矣殆還為陵陸乎方平曰海中行復揚塵也姑求米少許擲地皆成真珠方平笑曰姑年少作此變化吾已年老不喜為之矣

聞道易修道難

鬼谷王先生名詡受道於老君居青溪之鬼谷蘇秦

張儀問道先生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世心未冥可學遊說必相其國不得令終若不懼當傳二子請學之三年辭去先生云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

養神芝

秦始皇時大宛中多疫死者有烏銜草覆其面即活鬼谷先生曰海中十洲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亦名養神芝一株可活一人

澤瀉丸方

王探漢初抗跡南山居於樓觀知名與身踈德為道本廣行賑恵念及含生趙先生授以黄庭内景之法及澤瀉丸方後遇太玄仙女能變身化景倏忽萬端復師司馬季主得神化無方之術忽竦身散為雲霧或立平地即為崇山其貌儼然止在舊處

服黄連

王傳字公學道服黄連一百四十年氣力如四十時

主簿花

王興為蒲江主簿罷官隱於秋長山山下洞穴有千歲金蟾見者當得道山頂瓊花葉若白檀花開即有人升天興於此山九載修錬忽見瓊花吐艷金蟾跳躍雲車來迎白日升天後人相傳為主簿花

未央

王嘉字子年久在東陽谷口苻堅征晉遣人問吉凶嘉曰金剛火强堅不能解嘉乗馬徐行因墮靴棄裳

奔馬而還堅又不解更問世祚嘉曰未央堅以為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敗於壽州遂亡是殃在未年也以秦西居為金晉都南為火火能鑠金也姚萇定長安問嘉應九五否曰畧得萇怒誅嘉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弟子計已千餘里正是誅嘉日也萇令發棺並無尸各有竹枝一枚

王喬有三

益州北平山上有白蝦蟇謂之肉芝非仙才靈骨莫

能致也王喬食之得道令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王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令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

胎息術

王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十餘年力兼數人

水母

王玄芝夜見一道士因隨之行在西江水底月光中

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旁一物如龍又若蛇長十丈許道士曰此水母也見者長生

眉上肉塊

王守一貞觀初自稱終南山人王布衣賣藥於洛陽市富人柳信唯有一子眉上生一肉塊布衣壺中探藥一丸傅之須臾塊破有小蛇躍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許布衣叱之蛇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去

桃核大如數斗

王峹為王屋令常念黃庭經六千遍未了深義罷官絕穀咽氣入洞中有石室石牀案上古經一軸峹再拜曰臣竊入洞天萬刼良會今睹玄經願許塵目一披忽有一人曰吾東極真人王太虛黃庭經吾所註授於子復與桃核大如數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峹擕核與經而歸

彈一弦琴

太真王夫人王母少女每彈一弦琴即百禽飛集時

乗一白龍周遊四海

召補仙官

丞相王薇姪女㓜年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宫有召命當補仙官題詩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聴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邉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明日雙鶴音樂異香滿野舉形就木空衣而已

玄洲宫主

女仙王抱臺得道居玄洲之宫洲四面玄濤沃天抱

臺爲主仙道君之侍女道君命披緑鞰瑣笈出隱書

龍文八靈真經以授青虛王真人

白雲如百尺樓

王道真居鬼谷栢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如百尺

樓道真常乘此雲遊戲山頂暮歸雲亦歛入臺内

髙道傳

蘅薇香

張道陵母天人自魁星中以蘅薇香授之遂感而孕

化出玉局

桓帝永壽中太上降成都其地化出玉局升坐之授道陵以要道

絳雪丹

開元中内人趙雲容問王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必死不壞百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雲容果再生

小兒誦經聲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各就枕忽聞小兒誦經聲泠泠如金玉天師窺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照一室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也

白驢

張果常乗一白驢休則疊之如紙貯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矣

白蝙蝠精

明皇問葉法善張果何人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

精也

類說卷三